

The Joy Of Memory

那些蓝色夏天 及其他故事

小木
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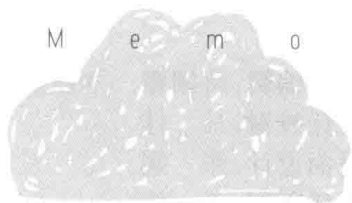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从不知道自己有多快乐
直到被成长的疼痛惊醒

生命中大部分时光是属于孤独的，
一个野丫头在这孤独中恣意生长，
她无忧无虑，
没有责任，没有心碎，
让人莫名欢喜。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T h e J o y O f M e m o r



那些蓝色夏天 及其他故事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蒋姗姗 刘姣娇

责任校对:马 佳

封面设计:张 妮

责任印制:王 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些蓝色夏天及其他故事 / 小木著. —成都: 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17. 12

ISBN 978-7-5690-1426-6

I. ①那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5489 号

书名 那些蓝色夏天及其他故事

著 者	小 木
出 版	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发 行	四川大学出版社
书 号	ISBN 978-7-5690-1426-6
印 刷	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145 mm×210 mm
印 张	9.5
字 数	211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6.00 元

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◆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。

电话:(028)85408408/(028)85401670/
(028)85408023 邮政编码:610065

◆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
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
◆网址:<http://www.scupress.net>

目 录



001 引子

003 / 我

021 / 椒麻鸡

040 / 螃蟹的另一种吃法

060 / 春田花花樱桃

095 / 算命子

139 / 夏天

189 / 上学记

253 / 里头湾湾的故事

012 / 取名记

031 / 钓青蛙

049 / 丛林法则

078 / 熟胶凉鞋

120 / 那些洋盘的事情

156 / 黑白电视机时代的她们

218 / 爷爷

296 后记

许多年前，我家堂屋门前有一坡长长宽宽的石梯子。

一个夏天的午后，我躺在石梯上一动不动，就像一只四脚朝天的青蛙——小胳膊小腿，却挺着一个硕大的肚子，鼓鼓囊囊的。

我就那样躺在那里，望着天幕。辽阔的蓝天一望无垠，偶尔飘过几朵白云，像狗像鸡像绵羊。

我胀得不能动弹，望着像狗像鸡像绵羊的白云，一种被撑满的幸福充斥着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夏天的知了在林子里“吱啦吱啦吱啦”地叫个不停；院子里的鸡挺着胸脯，带着怡然自得的神态走来走去；母鸡不时低头在泥土里啄一番，像是听懂了知了的旋律，一步三点头。

我躺在石梯上，天高地阔，无人管我。

我妈在堂屋里纳布鞋，麻绳扯过千层底，“呼呼呼”的一声又一声，连绵不绝。

伯母、婶婶们过来找我妈摆龙门阵，她们走上台阶，抬腿跨过我圆滚滚的肚子，不满地皱起眉头：“你躺在这里做啥子嘛？把我们的路都挡了！”

“我只能躺在这儿啊，我走不动了！我中午吃太饱了，一动，包面（抄手，馄饨）就会从我嘴巴头流出来！”我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
小时候的我，吃啥啥不剩，干啥啥不行，是个淘气包。



1

我妈妈生我的那一天，穿堂风柔和地吹开堂屋的篱笆门，为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凉。

中午时分，太阳明晃晃地高悬在碧蓝的天空当中，地上蒸腾着热气，院子里连鸡都不见一只，它们都躲在树荫下乘凉去了。村子里的人们正放工回家，扛着锄头往家走。一片片瓦屋顶上，袅起淡淡的炊烟，在耀眼的日光里淡得像一声叹息。

我妈说，她原本在灶房里煮饭、煮猪食，正一边烧火一边咒骂我爸爸。因为她已经是一个怀胎十月的大肚婆，之前她给我爸爸提了一个要求，希望他能抽空把院子里成堆的茅草绾成一小把一小把的形状，这样可以让她烧火煮饭的时候省点心，不用一边忙着锅里一边还要腾出手来绾茅草。

我爸爸当时就蹲在门外的石头梯坎上喝稀饭，头都没回，一边“咕嘟咕嘟”喝着稀饭一边大声武气地呵斥我妈：“木盘岭那个癞子婆姨，要生娃儿了还在火山上割草割柴，别个哪个（怎么）

没说喊人来帮她缩下柴呐？别个后来还在山上割草的时候顺便就把娃儿生了！生个娃儿嘛，好大回事？还娇气得很！”

那时候，我爸爸还没有生病躺床上，所以嘴还“硬”得很。

我妈妈只能使劲剌两眼他的背影，沮丧地自己缩柴烧火煮饭。

那天中午，手忙脚乱的她独自一人在灶房缩着柴火煮饭煮猪食、咒骂着我爸，突然就觉得肚子疼痛难挨。她扯着灶门口的茅草，对着没出生的我大骂：“背时娃娃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别个饭都没煮熟，干饭都没吃两碗就要生娃儿，硬是一哈儿都等不得了呀！”

那时的我大概还听不懂她的话，没跟她商量，也没给她留吃干饭的时间，自顾自拼命要往外跑。

我妈赶紧捂着肚子跑到院子里，转一圈提了一个洗晾干净的空粪桶回来；又捂着肚子跑进堂屋，在她纳布鞋的筐子里寻了一把剪刀和一条破裤子；又捂着肚子跑到她自己床前……草草做完这些准备工作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从我肚子里掉了出来……她顺手操起剪刀，把脐带剪断，又麻利地用破裤子把刚生下来浑身皱巴巴、跟只剥皮红兔子一样的我接住，裹巴裹巴，丢进那个粪桶里。

她说，生我的整个过程，前后不超过五分钟。然后她就继续去灶房煮她的干饭和猪食去了。我待在粪桶里，睁开了眼睛着。我，来到这个世界啦。

2

得到爸爸通风报信的爷爷奶奶扛着锄头赶回了家。奶奶悄悄

地跑到空粪桶边，翻了翻里面的婴儿——又是个女孩儿。

大失所望！

爷爷撑着门框，殷切地问：“是个啥？”

“是个姑娘。”奶奶沮丧地回答。

“哎！王家绝后啊……”爷爷掩面长叹。奶奶蹲在地上，扶着粪桶默默垂泪。

妈妈忍饥挨饿，用皮带勒着肚皮偷偷捂了十个月，才总算躲着生下来一个娃娃，原本指望能生个儿子传香火，这下可好了，又是个女儿！

香火传不成，还要挨罚款。

眼看着队上要分谷子了，要是被哪个嚼舌根的左邻右舍晓得了，跑到队长那里去告发一通，分谷子也就没我家啥事儿了。

妈妈只好慌里慌张地演着戏，每天故意装出一副没生孩子的样子，在院子里出出进进，走来走去，麻痹大家的神经。

她又担心现在不坐月子，老了会留下痛风的毛病，只好顶着三伏天的大太阳，在脑壳上包一块羊绒帕子，脚上穿两双袜子再穿一双布鞋，跑到堰塘边去淘红薯。

邻居木知秀问她：“哎，那娃儿那娃儿，恁个（这么）热的天，你包块帕子捂蛆呀？”

妈妈心想，哎呀糟糕，露出马脚了！心虚得不得了。她故意狠狠剜了木知秀一眼：“我这两天脑壳痛，凉寒感冒了，包块帕子不行嗦！”

“那你还穿恁个厚的袜子？！说是你生娃儿了，到底有没有得

这回事嘛？”木知秀刨根问底。

我妈又白了木知秀一眼，“呸，乱嚼舌根！”端着笊箕，夹起尾巴从堰塘边落荒而逃。

我有一个姐姐。她比我大五岁，言辞木讷，呆头呆脑，却坚忍不拔。

妈妈生我的时候，我们家的堂屋只有一扇软软的竹篱笆门，很不牢固，风一吹就开了。因此，我们家就好像一座不设防御的城池，任谁都可以随意进出。

院子里的令淑、令菊、令英、令萍、令琼——我的堂姐们，全部挤在我家堂屋门口，像一窝小鸡一样，一个个伸长脑袋，“叽叽喳喳”地在门前吵个不休：“小云，让我进去看一眼嘛！”“就只看一眼，要得不？”“绝对只看一眼，看清楚生了个啥马上出来！”

“不行！不行！哪个都不许进去。”姐姐像个钢铁战士，叉手叉腿地站在门框上，双手死死抓住竹篱笆门，成一个“大”字定在门口。

令淑锲而不舍，站在篱笆门前对姐姐挤眼睛：“我就进去看一眼！你让我进去看一眼，我只看一下是男是女就出来。反正你力气也没我大，打不赢我。我真的只进去看一眼！”

“看啥子嘛，里头没得娃儿。我妈妈没给我生妹妹。我根本就沒得妹妹！”姐姐一本正经地分辩。

听她这样一说，大家“哦”一声都散去了——原来她妈妈生的是个女儿。真倒霉，超生要被罚款，生的还不是儿子。姐姐以为是自己虎虎生风的威武吓跑了大家，站在门口沾沾自喜。

她仍然觉得不能马虎大意、松懈神经，即使面对着空空如也的院落，也一样要坚守岗位。她继续站成一个“大”字，钉在竹篱笆门中间。她守着篱笆门，双手死死扣住两边的门缝儿，一钉一天，绝不放进任何一个可疑分子。

3

传言就像流水一样，淌得村里到处都是。人人都在传说，向书翠超生了一个女儿。

马上就要分谷子了，得赶紧想个办法把这个烫手山芋脱手才行。爸爸整夜整夜睡不着觉，皱着眉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地想办法。

到底是扔粪坑，还是送人呢？

扔粪坑有点不地道，好歹是一条命呀！

送人吧——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

妈妈的知心朋友们开始行动起来。她们在夜幕降临时分来到我家，叽叽咕咕地议论商量一番，在午夜时分又匆匆散去。

王连秀在妈妈床前兴冲冲地嚷着：“那娃儿那娃儿，才合适得很哟！我那个兄弟媳妇儿的表姐的婆家在外廊山里头，她们队上有一户人家一直没得娃娃，想抱个娃儿来养，不论男女。”

陈么妹儿又笑嘻嘻地拉着妈妈的手：“哎唷，你说哪儿来恁个好的事情嘛，刚好神仙土脚下的火山上，就有一户姓李的人家，四十几岁了都娶不到婆娘，想直接抱个娃娃去养老。”

.....

爸爸每听到一个主意，眼里就闪过一道光芒，呵呵呵憨笑着，搓着手不停地点头。

“要得要得，外廊山上好，苞谷又多，又没得罚款。”

“要得要得，火山上硬是要得。不怕没得柴烧，水果还多。”

妈妈一听到爸爸说要得，就下死劲地用眼睛恨恨地盯着爸爸。她坐在床上抱着裹在破裤子里的我，大哭不止。

妈妈举起我的小指头对她的朋友们哭道：“呜呜呜，你们看，她的小手指都这么长，长大了不晓得长好高！”“呜呜呜，你们看，她眼睛才大哟，长大了不晓得长好乖！”“呜呜呜，你们看，她懂懂事哟，这么小点儿人都晓得要静悄悄的，不哭不闹好分谷子。长大了不晓得好能干！”……

爸爸看到妈妈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得他六神无主，只好更加用力地搓着手：“那要啷们（怎么办）嘛？这儿也不行，那儿也不行，罚起款来哪个搞嘛？”

妈妈扯着头发，捶着床沿：“让我去死吧，我抱着她一起去死！呜呜呜，我们娘俩是死是活都要在一起，活就一起活，死就一起死，你就让我们去死吧！呜呜呜呜……”

大家看到妈妈哭得这么伤心，突然灵光一现——本生产队不就有一户现成的人家嘛！向二婶家呀，多么合适。老两口膝下两子都是盲人，三十好几还没得媳妇儿，没有成家。多么好的条件呀！孩子送给她家，既解决了向二婶儿子无后的问题，又在一个生产队，孩子可以在妈妈的眼皮子底下长大！多么好。

妈妈想了半天，觉得即使扯着头发扬言要跳水，要上吊，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只能委屈地接受这个主意。

向二婶听到消息后，高兴晕了，连夜跑来我家，坐在床前对着妈妈拍胸脯：“翠，你放心，娃儿跟到我们，你放心。我们一家人都是良心人，我们会把娃儿疼到命头去。我跟你二叔还在小学卖汤，一天还是要挣几角钱，你莫担心娃儿以后没得钱用。我们家的财产以后都是她的。翠，你放心，你放心嘛！”

妈妈望着向二婶皱得像干核桃一般的脸，默默地流泪——你一屋子的老人和盲人，还让我放心，咋个放心得了嘛？还说留财产给我娃儿，难道你在小学卖个洋芋丝丝菜汤汤还可以挣个金山银山啊？还有财产留给我娃儿？明明是我么女长大了要供养一屋的人，负担不晓得好重！

她嘴上却不好反驳向二婶，只能靠在床头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点头。

我就归了向二婶家。

谷子，总算有惊无险地分回来了。

4

分完谷子，队长又敲着洋铁皮召集全队人开会，讨论超生娃娃的罚款和分土地的事情。

妈妈说，那一年，生产队上有好几个罚款娃儿。

计生办的杨书记坐在队长家院子里，和颜悦色地对向二婶说：“向婶子，考虑到你屋头的特殊情况，人民政府就将罚款减到最低。交一百八十块钱，娃儿就永远是你屋头的人了！”

向二婶梗着脖子：“钱我们没得！罚款我们是绝对不得交的，娃儿我们是绝对要要的。”

“那，罚款该哪个交呢？”杨书记一脸迷茫地望着向二婶。

“哪个生的娃儿，就该哪个交罚款撒！”

“啊……别个辛辛苦苦生个娃儿又没得到，还要帮你们交罚款？又要打又要罚？天底下没得这样的道理哟！”杨书记听了向二婶的话，忍不住打抱不平。

“书翠，你觉得呢？”杨书记转过头，笑着问妈妈。

妈妈被突如其来的情况闹懵了，不知该作何回答。

爷爷气极了，在旁边大手一挥：“去把娃儿给老子抱回来！各人（自己）交就各人交！罚款都交了，我王曾超还养不起一个娃儿嗦！”

妈妈喜极而泣，飞奔到向二婶家，一把抱住我就要往家跑。

向二婶呜呜地哭着，扯着妈妈的衣袖不放手，舍不得将娃儿还给妈妈。

“二婶，你放心，你放心嘛！我让娃儿认你们当干爹干娘，我一辈子都会帮你们做活路，栽秧割谷子……你放心嘛，娃儿在我家养起，等于还是你家的，你放心嘛！”妈妈一边说着“放心放心”，一边抱着我一路狂奔回家。

我，又成了王家人。

一百八十块钱对当时的农村家庭而言可是一笔巨款！等于好几头大肥猪。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凑这么多钱？

凑不够钱交罚款，妈妈只好每天抱着我去区里“参加学习班”。没交齐罚款的人都抱着超生的婴儿，坐在区公所参加学习班。

当时所谓参加学习班，就是抱着孩子在众人面前接受工作人员的责骂。

“你钱凑够了吗？”

“你好久把罚款交齐？”

“没得钱？当初生娃儿时咋不想一下没得钱呢？”

“没得钱还要生娃儿？硬是不要脸！硬是又穷又不要脸……”

妈妈每天都红着脸、垂着头，抱着我默不作声。

她望着窗户外面的日头升起又落下，心里焦急万分。这一年，家家户户已经分田到户，开始各家过各家的日子。眼看着春天过完了，田里的菜籽熟了，阵雨时节马上就要来了，再不去收割菜籽会全部烂在田里……还有，田里该插秧了，秧田里的水都快漏光了，错过了季节可如何是好？

一天一天的时间，就在苦闷的学习班中被荒废了过去。

妈妈快急死了。

终于，她还是借够了一百八十块钱，交了罚款，不用再去参加学习班了。

取名记

1

妈妈说，没交罚款之前的我，脸圆圆的，戴着长耳巴兔帽子，眼睛骨碌碌地转，从来不生病。

交了罚款之后，妈妈身上背上了巨债。她看着蹲在箩筐里口水滴答地吸着自己的手指的我，心里觉得无比幸福。罚款再多，也有还完的那一天呀，啥都比不上么女儿在她自己身边养大幸福。

妈妈起早贪黑地干活，喂猪养蚕，挑水挖地，一年过去了，卖了两头大肥猪还债，一半都没还够。

又一年的夏天来到，断奶之后的我，突然开始生病——三天两头地生病。她看着我一时间烧得浑身发烫、红头赤脸不断打嗝，一时间又突然打起摆子来，脸色发青嘴唇发黑，气若游丝，吓得六神无主。

妈妈就抱着我大哭：“哎呀，你嘞个（这个）背时砍脑壳的娃儿哟，还说你懂事，你要得病也该在没交罚款的时候得病呀，死活我也就不用管了！呜呜呜……我借了那么大一坨钱交了罚款，

好多年都还不清，呜呜呜……你咋就得起病米」哟。嘞来哪个搞（现在怎么办）哟？”

我像只瘟鸡一样耷拉在她怀里，奄奄一息，没心思研究她心心念念的罚款问题。

妈妈“咚咚咚”地跑到街上去找算命子算命了。

妈妈遇到一切事情，总要先去找个“算命子”来问明原委，了解人生的下一步方向才好寻思对策。她认为命运就跟敌人一样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。

命运，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。前方哪里有坑儿，哪里有坎，我们都不知道。问下算命子，就好比走夜路打个火把，能不能照亮照远先不说，至少先壮个胆。

算命子来了，掐起指头念念有词：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……”背了好一阵子。妈妈听不懂，但她耐心地等待着她能听懂的话。

算命子终于翻着白眼跟她说人话了：“大妹子呀，你嘞个娃儿是没落根。你屋头塘小了，鱼大了，要找个打石匠认干爷，就落根了。”

哦——原来是没落根呀。

“落根”，妈妈是懂的，就是娃儿虽然从肚子头落下来了，但根还没稳。

姐姐小时候也老生病，她找来算命子一问，人家就告诉她，姐姐不好带的主要原因就是没“落根”。“怎样才能落根？”妈妈追问。“嗯，根无粪不肥，娃儿最好要掉一回粪坑。只要掉一回粪坑，